

内观通讯 2024年8月

Words of Dhamma

法语

Jātidhammo jarāddhammo,
byādhidhammo sahaṃ tadā;
Ajaraṃ amataṃ khemaṃ,
pariyesissāmi nibbutiṃ.

—*Buddhavaṃsapāli*,
Sumedhapatthanākathā- 2/7

予是生，老，病质之身，
以求无老，无死，平稳安乐。

——佛种姓经·
提槃迦〈燃灯〉品 2/7

舍弃王室的舒适

(弗迦罗 -- 第3篇第二节)

频毘娑罗王将送给弗迦罗王的正法之信装进镶满珠宝的金匣中，然后再放入十个一个比一个大的昂贵套盒，加以皇家印章封印。随后，这份正法之礼安放在盖着御用白色织物的宝座上，由吉祥白象驮着、军队和着白装的皇家乐队护卫前往塔克西拉城。

频毘娑罗王护送着这无价法宝一直到国土边界。他以清水盛满器皿，为路面洒净，再以细沙覆路；在路两侧又加饰了吉祥花叶。他嘱咐信使，继续前往塔克西拉城，将信交给他的朋友，请他私下打开。

当弗迦罗王给他的朋友频毘娑罗王送礼物时，是请他在公开场合打开的，这么做是为了让两位国王的友谊给人民留下深刻

印象。但如今频毘娑罗王却带信说，请他私下打开礼物。频毘娑罗王很清楚，如果他的朋友具备累世福报，那么读了这封正法之信，他会考虑放弃王权。而若他的家人及有影响力的人在场，他们可能会设法打消他的意愿。因此，他觉得弗迦罗王独自读信，才更合适。

这份皇家礼物在穿越了数百英里后，抵达了犍陀罗王国的边境，弗迦罗王以最隆重的礼节恭顺地接受了它。弗迦罗王亲自前往首都塔克西拉城郊外迎请，以列队方阵随行，进入皇宫。

按照朋友的指示，他吩咐将这无比宝贵的礼盒搬进宫中的密室；他在门口安排了卫兵，然后打开了礼盒。首先破开频毘娑罗王的皇家封印，然后拿出一个又一个盒子，直到取出镶满珠宝的精美金匣。他打开金匣，取出长长的金质信件。

“朋友送来的无价法礼，只生长于纯净的中部地区，在这里可是无法觅得的。”如此思维，怀着消融的心和深深的敬意，他打开金质信件，开始阅读。“让我看看朋友要说些什么！”

第一行是：**Idha tathāgato loka uppajjati.** 在此世界，如来已生。国王思索道：“佛陀已在此世间出生了吗？我确实是在佛陀时代生而为人吗？”这个想法本身就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喜乐之流。接着往下：**Itipi so bhagavā...**读着这些描述佛陀品质的诗句，他身上充满了巨大喜悦，以至于身毛竖立，全身兴奋得发麻。他一时沉浸在喜悦中，不知坐立。有一阵，他甚至无法往下读。

等情绪平静下来，他继续往下读，这一部分描述的是纯净的法的特质：**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....**，读到这一句时，他再次经历了狂喜的状态。过了一会，他再次平静下来。接着，他读到了僧伽的伟大：**Sup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ṅgho....**，再一次，他又重历狂喜。

第四部分是对安那般那观息法的描述。读到那儿，他体验到了能量自由流动的愉悦感受。他的心变得专注，达到禅那(jhāna)的状态。由于前世累积的福报，他很快到达初禅。随后，他又来到二禅、三禅，最后到达四禅。在这甚深境界里，他不再感知外部世界。正法是如此的殊胜与丰盛，尽管他尚未获得更高层次的内观法，有两周时间他反复体验着四禅阶段的法之甘露。

侍卫仍在密室门口守卫。除了一名贴身随从，其他人都不准入内。十五天过去了，国王没去过王后的后宫，也没参政；他没去上朝，也没检阅军械库。议会长老们开始担心，究竟是收到了什么礼物，竟令我们的国王痴迷至此！

四禅境界的宁静体验令弗迦罗王折服，他思维着频毘娑罗王最后的话，想道：“佛

陀于此世间生起，我是多么幸运！我该向他学习内观，好让自己出离痛苦，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生。我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？也许并不多。朋友送来如此有益的信息，这恩情如何偿还？我真该放弃我的王位了。”

如此，他下定决心放弃王位与家庭，立志走在佛陀宣说的道路上，以获解脱，成就阿罗汉。他执刀剃除了须发，命侍者拿来两块粗布，一块穿于下身，另一块披挂上身。又令人找来托钵的陶碗和木仗，拿着这些东西，他走下了宫殿。

信使和家人都没认出他来，以为来了个隐士，见了国王然后回去。后来，贴身侍者将事件和盘托出，这在内宫与朝廷引发了一场混乱。消息像野火般传遍了全国。民众听说他们敬爱有加、爱民如子的国王，竟宣布放弃了王位，他们有如被闪电击中般，纷纷悲伤不已。信使、大臣、王室成员哭哭啼啼，追随着出了家的弗迦罗。他们哭泣着说：“陛下，没有您，我们就成了孤儿。”弗迦罗为缓和他们的焦虑，说道：“这里有许多合适且能干的人，我离开后，他们完全能出色地履行管理王国的职责。”

大臣们想方设法要劝阻他，他们说：“陛下，中部地区的国王多狡诈多端。他们狡猾的政治诡计暗藏着背信弃义的手段。谁又知道佛陀是否真的现世了呢？这也许只是谎言，是推翻王权的伎俩，为了达到削弱犍陀罗王国、伺机攫取统治的目的。

“哦不，大臣们！不要怀疑我的挚友。摩揭陀国和犍陀罗国相距甚远，当中还夹着萨罗国、拔沙国、车提国、般闍罗国和居楼国这些强大的王国。跨越这些国家，攫取犍驮逻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位未曾谋面的朋友是我的祝福者，他知道佛陀住

在摩揭陀国区域。因此他能以在家人身份，如其所愿地随时与佛陀交往。然而，佛陀却来不了我们这如此遥远的国度，我因此无缘亲近到他。这便是挚友敦促我离家去亲近佛陀的原因。所以我的大臣们啊，不要误解与怀疑，不要因此造下不善业。这位朋友是我的祝福者。”

“哦，皇家信使，佛陀现世甚为稀有。Buddha uppado dullabho lokasmin。因具备了良善的波罗密，我是很可能遇上这等稀有之事的；其他具备波罗密的人也同样可能。我要皈依于他的门下。在过去的累生累世中，我四处寻求解脱而徒劳无获。现在机会来了。你们别想方设法夺走这次机会，那办不到。”

尽管他一再恳求，百姓却都不接受。他们仍跟在他身后哭哭啼啼。弗迦罗最后迈出了坚定的一步。他用手杖在地上划了一条线，宣告：“我已经放弃在家人的生活，如你们仍当我是国王，那就听我的：这是国王的命令——任何人都不可越过这条线。”

沮丧的百姓看到国王决心已定，只好遵从他的命令。他们转过身去，哭泣哀嚎。于是，出家者弗迦罗一步一步，走上了从健驮逻到摩揭陀国的道路。

从健陀罗国塔克西拉城到摩揭陀国王舍城的路真的很长。这位前国王、现在的寻常出家人，迈着坚定、有力的步伐，正走在這條路上。“佛陀放弃了世俗生活，亲手剃除须发，着僧服，独自寻求真理。我要跟随他的脚步，也要独自生活。他赤足行走，我也要那样。他不坐任何交通工具，我也不坐。他不用任何遮阴的东西，甚至不用一片树叶当作伞；我也那样，在旅途中不用任何遮挡物。他不要求任何东西，收到什么就接受什么；我也那样，远离那些非供给我的东西。我不折断树枝用来刷牙，也不在水池中

自行取水。如果没有人提供食物，我就不吃。

怀着这些坚定的决心，出家人弗迦罗继续前行。从塔克西拉城到王舍城的旅程漫长而艰险。弗迦罗在舒适富足的皇家宫殿里长大，现在却赤脚走在粗糙坚硬的地面上。他的脚起了水泡和伤口，脓液流了出来。伤口疼痛刺骨，这些都令旅途更加艰难。

弗迦罗迈着坚定的步伐，跟在一群商队大篷车的后面。商队由数百辆满载货品的牛车组成，同行的还有一些装饰华丽的牛车，它们铺有舒适的床垫和大坐垫，供商人们坐卧。这些牛车每辆都由两头强壮的牛只拉着，牛儿健壮，肚子硕大到几乎触地。它们巨大而美丽的牛角被染成了悦目的颜色，牛背上则盖着厚实多彩的布，布边缘镶有一串串小铃铛。牛颈项上也挂着铃铛；甚至车轮上也装饰着铃铛型的饰品。当两头牛摇头晃脑地拉车时，铃铛叮当作响，声音悦耳。然而，这位出家人跟在其后，却不为所动。他低垂视线，继续他艰辛的旅程。

夕阳西下时，车队停下来安营扎寨。但这位出家人从不靠近帐篷，总在稍远的地方，于树下盘腿而坐。他没有水清洗脚上的伤口；也没有靠背可供倚靠以解除背痛。他练习着安那般那观息法，从近行定（upacara）进入安止定（appana samādhi）。他继续深入，接着到达了第四禅定。整晚禅修，让他虚弱的身体得到了恢复。清晨，他又焕然一新，继续前行。

一大早，商队的人吃完早餐，会在他的钵里丢下些剩饭菜。这些饭菜要么没煮熟，要么煮过了头；要么太干，要么又太湿；时而少盐，时而又太咸。这位王室出家人却欣然接受着，甘之如饴地享用他一天中仅有的一餐。

倘若车队的商人们得知，这位跟随他们的衣衫褴褛的乞丐并非别人，而是犍陀罗国的国王弗迦罗——那位曾慷慨解除关税，令他们利润倍增的国君，那么他们定会满怀敬意与感激，竭尽所能让他如己般享有舒适的旅程。然而，弗迦罗却有着不同的心愿。他喜欢虽艰苦却简单的托钵僧生活，尽管充满了挑战，却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慰藉与快乐。带着这份喜悦，他成功走完了这192由旬（yojanas）的路程。

车队途经舍卫城，出城时，又经过祇园精舍。弗迦罗听说这是佛陀的精舍，但他又想到很多人都自称佛陀，他可不愿与这些人有所瓜葛。他亲爱的朋友频毘娑罗所告诉他

的佛陀，才是唯一的佛陀。他期待着和佛陀在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会面。以这样的心态，他从舍卫城走到了王舍城。

当他到达王舍城时，已是日落时分，城门已关。于是他决定在城外过夜。在那儿，他才知道他要见的正等正觉者佛陀（Sammā Sambuddha）现在已在祇园精舍了。他决定，第二天一早回舍卫城，去会见佛陀。

未完待续

《内观通讯》印地语版

1991年5月刊第12期

Dhamma Dohas

法偈

Keśa śīśa ke kāṭa kara, dāṛhī mūṃcha muṛāya;

Lakuṭī bhikṣā-pātra le, pahane vastra kaṣāya.

剃除须发，手持乞钵，

着缠腰布，穿粪扫衣。

Calā choṛakara rājya-sukha, bhikṣuka banā nareśa;

Paga panahī sira chatra ko, tyāga calā daraveśa.

弃奢华王国，

国王成比丘，

赤足树为盖，

漫漫长路行。

Bina māṃge jo bhī mile, usase kara saṃtoṣa;

Rūkhī-sūkhī khāya kara, rahā deha ko posa.

满足钵中食，不再求外物；

仅陈腐干食，足以滋养身。

Patha kaṃkara kaṃṭaka bharā, calatā naṃge pāmva;

Phūta phaphole pāmva meṃ, bhare pīpa se ghāva.

赤脚荆棘路上行，

血泡遍布足受伤。

Kaṣṭa na bādhaka bana sake, roka na sake thakāna;

Lagana eka mana meṃ lagī, mileṃ buddha bhagavāna.

疲惫劳累未阻挡，

雄心壮志见佛陀。

Mileṃ buddha bhagavāna to, mile dharama kā jñāna;

Nirmala mile vipaśyanā, mile mokṣa nirvāna.

若我见佛陀，当求取正法，

受纯净内观，得究竟解脱。